

毛泽东谈三部中国古典小说

◇ 丁晓平

1938年10月，在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和贺龙、徐海东等人闲谈时聊起了中国文学。毛泽东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中国有三部名小说，《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

毛泽东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毛泽东从小就喜欢看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经常在课堂上偷看古代传奇小说等课外书。他在“自传”中说：“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水浒传》《说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们害人。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的，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我的同学大多也是如此。我们读了许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够背诵出来，并且一再地谈论它们。关于这类故事，我们较本村的老年人还知道得多。他们也欢喜故事，我们便交换地讲听。我想我也许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最后我在13岁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然而我还继续求学，找到什么书便

读，除了经书以外。这使父亲十分生气，他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当他有一次，因对方在中国旧式法庭中，引用了一句适当的经书而使他的官司打败以后。”

毛泽东阅读这些中国传奇小说时，不只是读情节、看热闹，沉湎于一波三折、波诡云谲的故事之中，还联系社会、政治和人生进行了独立思考。毛泽东回忆说：“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于是我便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耕种田地，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的。”这个“发现”令毛泽东大吃一惊，而且竟然让他“奇怪了两年”。一个偏僻乡村的少年竟然从中国古典小说中看出了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关系，这不能不令我们惊讶毛泽东的敏锐和悟性。而事实上，毛泽东一生都对《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小说情有独钟，并且提出了与一般文学批评家们迥然不同的

新见解。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

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就指出：

“《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专门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

毛泽东为什么说《红楼梦》是“民主文学”呢？主要还在于这部现实主义名著在描写黑暗与丑恶时，展示了对光明的向往。毛泽东

曾把《红楼梦》和《金瓶梅》加以比较，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他还曾说过：“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

毛泽东自己不仅反复阅读《红楼梦》，还推荐他人也要反复阅读。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们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



1963年，毛泽东在庐山翻阅古典书籍

《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就是一部描写四大家族衰败史和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小说。在四大家族中，《红楼梦》虽然只写了贾府一个家族的衰败史。其实是写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大族名宦之家”的衰败史。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封建家族的逆子，并不说明曹雪芹主观上要反对封建制度。毛泽东说：“曹雪芹在《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

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这个分析，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话：“他就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的必然衰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最伟大的胜利之一。”同时，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小说描写的主要人物贾宝玉对封建制度的叛逆性格。但书中的两位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对现代青年来说是不足为训的。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连吃饭穿衣都要丫头服侍。林黛玉

多愁善感，常好哭脸，她瘦弱多病，只好住在潇湘馆，吐血，闹肺病。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今天需要的青年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和坚强意志的革命青年。

毛泽东对《红楼梦》中人物的塑造和语言的运用也十分欣赏。他多次谈到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他在文章和谈话中经常引用《红楼梦》中的故事和语言，并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例如：在“三反”的时候，用“贾政做官”的故事，来教育党员干部警惕受人包围；在1957年3月1日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用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在1957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用王熙凤说过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在访苏的时候，用林黛玉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在1958年召开的成都会议上，用小红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说明聚散的辩证法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相互转化的”。毛泽东要求理论文章、政治演说也要注意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引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事物、故事、语言是途径之一。《红楼梦》大概是毛泽东最常引用的，也是他读《红楼梦》的一个特点。

“《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

与把《红楼梦》当作历史书来看不同，毛泽东看《水浒传》，则是把它当作政治书来看。

毛泽东对《水浒传》爱不释手。无论是在井冈山，还是在长征路上，《水浒传》都是毛泽东必读的图书。为此还曾闹过一个笑话：有一次，毛泽东把警卫员叫过来，说：“小鬼，你四处走走，看看能不能帮我找本《水浒》来。”警卫员高高兴兴地领受了任务，不一会儿就欢欢喜喜地回来了，交给毛泽东一把大水壶。毛泽东一看，哈哈大笑：“我让你找本《水浒》，你给我找来了水壶，这是牛头不对马尾嘛！”警卫员一听挠了挠头，也哈哈乐了。在延安整风时，《水浒传》也是毛泽东亲自圈定的党员干部必读书目之一。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演讲，在讲到战略退却时，他就曾引用了《水浒传》中“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他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1937年8月，毛泽东在写《矛盾论》一文中，又以《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来阐述研究问题要“从调查情形入手”。他说：“《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外国故事中所说的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

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为此，毛泽东还专门请延安平剧院创作了平剧，在延安公演。

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又提起了《水浒传》。在谈到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时，他说：“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下来。”在谈到军队要尽可能扩大同党外人士合作时，说：“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传》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但也有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整风，那个卢俊义是逼上去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梁山。因为他不是自愿的，后来还是反革命了。”

薄一波曾回忆毛泽东跟他谈到《水浒传》说：“《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我们领导革命也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

1975年8月，身处杭州的毛泽东在做完白内障手术后，视力恢复缓慢。因为毛泽东喜欢读古文，身边工作人员在读书时因学识的局限，无法跟上毛泽东的节奏和要求，于是就抽调北大中文系教员芦

获来到毛泽东的身边帮他读书。阅读中，芦荻请教毛泽东对《水浒》的评价。毛泽东就谈了自己阅读《水浒》的一些看法。芦荻对毛泽东的议论作了记录整理。8月14日，毛泽东批示正式印发自己对《水浒》的议论——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应该说，毛泽东在读书中，对《水浒》发表一些议论，就书论书，完全是出于一种艺术上的学术范畴内的评论，并非是借题发挥，借古喻今。但“四人帮”在得



毛泽东在书房看书

到毛泽东对《水浒》的这段议论后，觉得有机可乘，如获至宝，在全国发起了一场“评《水浒》运动”，以其惯用的指桑骂槐含沙射影之伎俩，指出《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篡夺领导权”，矛头直指周恩来和邓小平。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江青和邓小平在山西昔阳公开地唱起了“对台

戏”——这边，邓小平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主要强调整顿问题；那边，江青在大寨开始了“反攻倒算”，大讲“评《水浒》要联系实践，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还说：“有人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政府！”这无疑是影射力图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江青要求在大会上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没有办法，华国锋只好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批示：“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大寨，她搞评《水浒》。这个人不懂事，上边没有多少人信她的”，“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看这本书(《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

关于《三国演义》的阅读，有人认为毛泽东是将这部小说当作兵书来看的，或许有一定的道理。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在讲到“双方强弱不同，弱者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时候，举了中国古代6个著名战例，其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3次战役也都是《三国演义》中浓墨重彩描绘的战争。1953年，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文中，毛泽东又举例《三国演义》，说：“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时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毛泽东用这个故事阐明要重视提拔优秀年轻干部，不要搞论资排辈，要看重能力，要德才兼备。

在三国人物中，毛泽东最为推崇的是曹操，对诸葛亮也十分喜爱。1970年春天，在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曾提议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坚决不同意。4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坚决地表明不当国家主席，并引用《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故事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

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毛泽东的话意味深长。

关于《三国演义》，毛泽东还曾对薄一波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做一番事业。

除了《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三部小说之外，毛泽东还十分喜欢《聊斋志异》和《西游记》。

毛泽东认为：“《聊斋志异》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他还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呢？”毛泽东的观点不仅深刻，而且到位。抛开政治层面，即使从文学角度来说，对鲁迅的批评也是十分正确的。

毛泽东在讲话或与人谈话中，对《聊斋志异》中的故事信手拈来。他甚至还认为《聊斋志异》可以当作清朝史料来看，其中《狼》《席方平》《狂生坐夜》等是他比较喜欢的篇章。比如《席方平》这篇故事，讲的是席方平的父亲席廉，为人正直憨厚，却得罪了一位姓羊的富翁，并被姓羊的死后贿赂阴司官吏拷打致死。席方平悲痛欲绝，勇赴阴间为父亲申冤。可是从城隍到郡司直至冥王都受了这位羊

富翁的贿赂，席方平申冤不成反遭毒刑。但席方平不放弃，历尽磨难，一直告到玉皇大帝的贵戚二郎神那里，才由二郎神将贪赃枉法的冥王、郡司、城隍，助纣为虐的鬼役以及为富不仁的羊富翁分别治罪。同时，为了表彰席廉、席方平父子善良、孝义，给他们增加阳寿三纪（古时12年为一纪）。毛泽东认为其含义深刻，一方面反映了封建社会人间酷吏官官相护、残害百姓的史实，一方面又说明了老实人、按科学办事的人，虽然历经磨难，冤案终究能平反昭雪。

毛泽东对《西游记》及其作者颇为称赞。他说：要看到他们有个坚强的信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起上西天取经，虽然途中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达了西天，取来了经，成了佛。毛泽东在这里主要讲的是不要怕有不同意见，不要怕争论，只要朝着一个目标，团结一致，坚持奋斗，最后总是会成功的。尤其让毛泽东喜欢的是爱憎分明、敢于大闹天宫、敢于与各种妖魔鬼怪斗争的孙悟空这个人物。毛泽东说自己的性格既有“虎气”又有“猴气”，这“猴气”所指其实就是无法无天的孙悟空。

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读完郭沫若送来诗作《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和诗一首，曰：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16)